

许开祯 / 著

大 道 无边

作家出版社



许开祯 / 著

大漩涡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漩涡 / 许开祯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7864-2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6262 号

大漩涡

作 者: 许开祯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22.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64-2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篇一

位于铜水河畔的九江国际大饭店二楼大厅，灯光流彩，嘉宾云集，美女更是如云。铜水市企业家协会换届大会暨铜水发展论坛在这里隆重举行，这次大会规模空前，省里市里，党政要员、离退休领导、社会名流来了不少，企业界大腕更是悉数到场。市工商联、各大商会、外商驻铜水代表，工业园区领导也都齐齐地赶来祝贺，让整个会场充满了欢愉气氛。会议特别邀请了省电视台两位著名美女主播前来捧场，她们的到来让会议平添出一道别致的风景。加上二十多名不知从何处请来的靓丽模特闪亮登场，一时间花香四溢，莺歌燕舞。市里各家媒体更是争先恐后，竞相报道。甭看这只是一次换届会议，但它透露出的信息巨多。

铜水市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些年迈足了步子，甩开膀子大干，加足马力追赶，各项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综合指标由以前全省倒数第二跃居全省第三，经济总量比五年前翻了三番还多。城市建设、交通、公共事业等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交通方面，一跃走在了全省前列，涌现出一批实力超强、技术雄厚、规模宏大的大型企业。

这次企业家协会换届，大洋集团董事长周培扬就以绝对优势，击败众多对手，当选为新一届会长。此时，周培扬正被众人包围着、簇拥着，有媒体不断向他发问，请他谈感想，谈未来规划，谈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周培扬显得低调，并没因选举胜出而心花怒放，也没有因为这份荣誉而沾沾自喜。相反，他的每一句话都谨慎，尤

其谈到企业的未来，谈到铜水下一步的发展，言语间更是充满忧虑。

有人说他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企业家，也有人说，周培扬其实是不想接这份活的，他当选，有迫不得已的成分。这两年他领导的大洋集团实在发展太快，不但成为全省建筑行业的老大，在地产领域、建筑材料研发与推广等方面，也卓有建树。

不管怎样，周培扬以全票当选。市长蓝洁敏在上午结束的选举会议上说，大洋集团这两年的发展充分表明，企业只要迎着市场，逆流而上，发愤图强，就会赢得几倍的成功。周培扬当选新一届会长，证明大家对大洋，对周培扬充满着信任，也充满着期望。她希望大洋在周培扬的带领下，继续开拓创新，夯实企业基础，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选准方向，大踏步向前。同时也期望大洋能为整个铜水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面对大家的祝福与厚望，上午会议上，周培扬只简短地发表了三分钟演说，他没谈自己的当选感想，也没谈远大抱负，只谈了两点，一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二是民营企业如何突围。其中第二点，他谈得似乎不合时宜，尤其上午市里主要领导都到场祝贺，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来了人，周培扬在会上却谈到了给民企松绑。

中午吃饭期间，市长蓝洁敏婉转地提醒了他，意思是说，他现在不只代表着大洋一家企业，而是代表全铜水的企业家在说话，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

“那我就不说了。”周培扬淡淡地回击。

市长蓝洁敏反倒让他说得无语。

下午是铜水发展论坛，主要由企业家们谈，政府官员坐听。这是市长蓝洁敏的创意，她说这次会议，就是要听听企业家们的心声，请企业代表提意见，给政府支招。蓝洁敏用的是支招，而不是惯常的挑刺啊批评什么的，证明她说话还是极讲究分寸。下午周培扬没发表演讲，大家其实都期望他能说点什么，比如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干预等，可他没说，将机会全给了别人。另一个企业家，也是建筑行业的，正泰集团老总廖正泰倒是非常积极，一再暗示想登台演讲，但主持论坛的工商联主席却没给他机会。

这阵，廖正泰正围着周培扬，脸上堆满谄媚的笑，这人在业界

口碑不怎么好，甚至有些被人看不起，但他自己不觉得。天下有一部分人，自我感觉一向良好，从不觉得自己差在哪里。不管任何场合，都想表现一番，就算轮不上，也要厚着脸皮去争取。廖正泰大约就属于这类人。这次换届，据说他跑了不少关系，把市长蓝洁敏办公室的门都要敲破了，目的就想让正泰和他自己在协会中捞得一票。可惜最终啥也没捞到，不过他不甘心，会议还没结束，就开始使劲捧周培扬，鞍前马后，作派跟秘书十分的相似。可惜周培扬不领情，甚至有点烦他，廖正泰也不计较，不敢，周培扬不理他，他就跑过去围周培扬的下属，大洋另外几位老总。

好在大洋班子清一色男的，没女性，漂亮女副总更是不存在，不然，廖正泰这样的举动，会惹出更多笑话来。

下午六点，晚宴即将开始，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双手托盘，将红酒送到各位手上。晚宴开始前，有半小时机动时间，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加深感情，增进联络。也可以谈一些合作的事，因为前来的企业除铜水这边的，还有浙江商会、福建商会、台湾商会以及外资代表，企业家到一起，除了项目还是项目，铜水这两年开放的步子大，给出的领域也多，商机无限，企业家们当然会争分夺秒，不放过这样一个机会。

周培扬下午还是西装领带，十分的严肃，这阵儿换了装，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一条米黄色休闲裤，平底鞋，显得既轻松又洒脱，还有几分飘逸。这是一个不大喜欢把自己捆在某种格式里的人，如果不是会议要求，估计两天里他都不会着正装。但这并不证明他不守规则，或是标新立异，不是那样，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极其传统的人，可能他这样打扮，也是有意提醒蓝洁敏他们，要想发展，就得打破一些条条框框，让大家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寻求发展机会。

晚宴如期开始，按议程，工商联主席也就是这次换届会议还有论坛的主持人先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当选者送上祝贺，也对企业家们提出新目标新要求。市长蓝洁敏本来也有个讲话，但临时取消了。蓝洁敏说，这种会议或活动，老是政府官员讲来讲去，不好，还是把时间和机会留给企业家们，尤其是周会长。

蓝洁敏用了周会长这个称谓。

大家发现，蓝市长说这话时，周培扬眼里滑过一道东西。

工商联主席讲完，会议要宣布一项决议，是在下午论坛上企业家们达成的，就是企业如何自律，如何依法展开经济活动，既要充当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要充当地方事业的保护神，尤其要在环境建设、税收、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做出表率。宣读倡议的是新当选的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大名鼎鼎的万象集团总裁助理曾凯悦，一位漂亮到夺目的年轻女性。当然也是一位很具争议的人物。她的争议并不是来自她本人，而是所在企业的背景。

曾凯悦盛装亮相，华丽照人。周培扬坐在阔大奢华的饭桌边，用眼一扫，简单估算了下，今晚曾凯悦这身行头，少说也在六位数。坤包、首饰，包括脚上的鞋子，可都是超级奢侈品。

有人说，企业界这种活动，一半是交友，一半是炫富，尤其女企业家们，恨不得把每一根头发都重金装饰一番，想自己往那儿一站，其他女性瞬间黯然无色。

你还别说，曾凯悦的妆饰的确达到了这种效果，本来这次活动，要出彩要闪亮夺目的，是应邀为活动助兴的青年歌手于末末。今晚于末末也来了，打扮也是费了很大心思，可跟曾凯悦一比，不知怎么就黯淡出许多，让人都感觉不到她能算一颗“星”。

周培扬兀自一笑，觉得这个世界很好玩，女人们很好玩。

轮到他登台亮相了，周培扬起身，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冲会场鞠了一躬，然后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朝主席台走去。记者们哗地围过来，下午论坛他们憋足了劲，想听周培扬发表高见，最好能放几句狠话猛话，引发大家的争鸣。

这年头没有狠话猛话，真是提不起诸位的神，媒体更是难做新闻，大家如果都按规定的调子照本宣读，记者们就该失业。可惜下午他们什么也没听到，这阵子当然充满希冀，各路闪光灯齐聚到周培扬脸上，会场也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想听听，这位商界奇才、公路建设方面的诡异人物会在这样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舞台上说些什么。

周培扬对着话筒，没急着开讲，先是认真地看了看台下。台下黑压压一片，应邀出席今晚宴会的大约有三百人，都是各路英豪，

铜水精英。这些人没有哪个比他资历浅，一半是他周培扬平日要求得着的，是握着生杀大权的。平时他见了，得弓着腰低着头，这阵儿虽说把他当成了主角，但他心里十二分的清楚，主角儿永远不是他。

周培扬打算讲三层，一是感谢在座各位的信任，大洋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的鼎力相助，靠全社会的关心。大洋不是他周培扬的大洋，而是全社会的大洋。二是企业家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完善自己，这点他必须讲，是他反复思考过的，不吐不快，尽管有人听了可能不开心，但他还是想把它讲出来。当然，他不会冲动，会注意分寸，尽量说得温和。第三点，想就铜水未来发展谈点个人意见。这也是最近几天他再三思考过的。铜水经济虽说这些年发展迅猛，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他认为，潜在的风险很大，个别产业甚至主导产业都存在泡沫过大，虚高成分多，必须警惕，必须提前发出预警。

周培扬开始讲了。

会场比刚才静了许多，包括蓝洁敏，也安静地坐在一隅，目光紧盯住台上的周培扬，对他的发言既含着希望又担着心。说穿了，她对周培扬还是不那么控制得住。这是匹野马，需要进一步驯服。

蓝洁敏对自己说。

本来周培扬讲得很好，大家的掌声证明了这点。可谁知第一点刚讲完，会场就发生了骚动。第一个奔出去的恰恰是蓝洁敏，紧跟着，坐在台下的廖正泰也起身往外奔，真的是奔，不是走。随后，坐在一号桌陪老领导的曾凯悦也拖着漂亮的裙子往外飘，会场一下乱了。

而另一边的歌手于末末则显出一份紧张，或者是惊喜。

周培扬停下来，不明就里地往外看，就见蓝洁敏还有副市长方鹏飞已经陪着一位重量级人物步入会场。

进来的是省政府副秘书长路万里。

大家起身，对副秘书长的光临报以热烈掌声。周培扬站在台上，紧急思考，要不要将话筒交回主持人。可此时他已找不到主持晚宴的工商联主席，人家也奔到台下恭迎领导去了。周培扬知道自己不能再讲下去，必须中断，但又不能冷场，不能出现断裂。情急中，他学主持人样，放开嗓子说：“我们十分高兴地迎来了省政府路秘书

长，他的到来让今晚的宴会厅顿添光彩。”说到这儿他觉得有些别扭，可他坚持着，把平常那些恭维话顺耳话全掏了出来。等路万里到了一号桌，跟老领导们打完招呼，周培扬说：“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路秘书长讲话。”

周培扬这天还算机智，等于是救了场，也让路万里很有面子。路万里笑着说：“来晚了，也没准备，我就不讲了。”

不讲是不行的。

路万里在几位美女尤其是曾凯悦的热情邀请下往台上去，曾凯悦几乎是连拉带拖，半个身子贴在路万里怀里，周培扬看见，因为用力过猛，曾凯悦一对酥胸露出了一半，大片粉白真实地呈现在他眼前，事业线毕露。他慌忙扭过脸，逃跑似的离开了主席台。

路万里说是简单祝贺几句，没多余的话，可一讲起来，就停不下来。这是领导的作风，官做到一定程度，讲话就是一种习惯，想停但真的停不下来。

只好讲。

刚才围着周培扬的闪光灯还有记者们，此时全围了路万里去。周培扬瞬间有点伤神，几分失落。路万里讲什么，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对路万里来说也毫无意义，讲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习惯，一种程序。这种程序经久了，就麻木无聊，想打瞌睡。他想出去透透风。见没人注意他，于是起身朝大厅外走去。

大厅里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定是被路万里的讲话振奋了。

外面，天不知啥时落起了雨，铜水的雨像恋爱中姑娘的眼泪，说来就来，毫无节奏。周培扬喜欢这种雨丝，对一个久经沙场的中年男人来讲，这种雨能把他拉回到某个年代，或者能让他日渐混沌的心意外地清醒一会儿。就在他拔脚往雨里去时，耳边突然响来一个声音。

“祝贺啊，这下该叫周大会长了。”

周培扬转身，讲话的是一位美貌女子，年纪比他小，声音非常动听。一双眼睛黑而精明，精心描过的睫毛还有涂在唇上淡红色的唇膏告诉着周培扬她的身份。女人的身份不是靠名片，也不是靠衣装，那是低级阶段。女人到了一定程度，身上任何细微的东西都能

变成她的标签。

说话的是万象集团总裁罗希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省政府副省长罗极光的女儿。

她是陪同路万里来的。刚才周培扬距离远，竟然没看到她。

周培扬正要开口，手机突然叫响，低头一看，是妻子木子棉打来的。周培扬没跟罗希希应酬，往边上躲几步。一般情况下，妻子的电话他是可接可不接的，但这几天特别，周培扬不能不接。

“什么事？”他轻声问。

电话那头的木子棉并没吭声，一阵奇怪的静默让周培扬有些许不安。边上的罗希希受了冷落，有点不爽地看着周培扬。

周培扬又问一句，木子棉说：“没事，真的没事，手无聊，不知怎么就拨出去了。”

“回家再说。”一听没事，周培扬草草挂掉电话，转而才看着罗希希：“是你啊，恭迎恭迎。”

“哦，真心恭迎啊，我怎么觉得不大欢迎呢，是不是我来得不是时候，我可是想认真听听周大会长的就职演讲呢。”

罗希希一边说，一边伸手捋了捋头发。

她的发质很特别，发型更是让人惊艳。

一股熟稔的香味扑过来，周培扬忍不住多嗅几口。这个女人多少年来，就认准一个牌子的香水，顽固可见一斑。

不过这香水味道真心不错。

当然，价格也绝对不菲。周培扬记起曾经开过的一句玩笑：“你这一瓶香水，劳苦大众得挣好几年。”当时罗希希什么也没说，只是略显得意地冲他笑了笑。

那笑里有一股被欣赏的开怀。

“难得罗总能亲自来，不胜荣幸啊。”周培扬感慨一声。

“怎么听上去有点酸，是不是我的祝福晚了一步？”罗希希笑道。

“不敢。”周培扬说。

两人拐弯抹角调侃几句，周培扬怕被别人看到，冲罗希希说：“罗总请，我们还是到里面吧。”

“怎么，你怕了？”罗希希刚才还用您，这阵儿已改了口，而且

说话的时候，身体故意往周培扬这边倾了倾。周培扬触到一团温软，身体一悸，急忙往里走。

罗希希追上来：“你不欢迎我是不是？”

她的话有些声讨的意思，周培扬不敢接招，快步往里走。正好看见廖正泰四下张望，就知道他在找谁，忙喊：“廖总，外面下雨了，罗总在外面，快去请进来。”

廖正泰应一声，兴奋地往外去了。周培扬如获大赦，钻进人堆里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的心在怦怦直跳。

外面的罗希希狠狠地剜他一眼，刚才还明亮闪烁跳动着某种光芒的眸子，瞬间黯淡下来，而且滑过一丝别人看不见的忧伤。

宴会会继续。

序 篇 二

九音山的山色总是那么郁郁葱葱，记忆中，那翡翠一样的绿一直盛开在山上，从没消失过。如果硬说它有过缺失，就是某个可怕的冬天。但在木子棉心里，那个冬天是死去了的。关于那个冬天的所有记忆，都被她狠狠地掐灭了。木子棉宁肯相信，那个冬天不曾有过。那么，在她眼里，九音山就几近完美。那一望无际的绿，还有层层叠叠蘑菇云般绵延起伏一直朝远天处延伸了去的那成片成片的橡树林，就成了一种永恒。

木子棉喜欢橡树。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爱好，不是说不可以，关键是像她这样的女人，应该有更高雅更奢侈的喜好。比如凡君喜欢绘画，喜欢背着画架四处跑，四十几岁的女人，弄得像个疯子，可她自己倒挺知足，说自己是“达人”，就该这样活。凡君也确实这样活，整日乐乐癫癫，像个小女孩，可羡慕死人了。再比如小曼喜欢西洋音乐，喜欢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微闭上双眼，任乐声如潺潺流水滑过她如瓷如玉、细白柔嫩的肌肤，浸润到心田里去。小曼的肌肤可好了，她们几个当中，最属她的皮肤好，晶莹透亮，细滑无比，仿佛轻轻一点，就能渗出水来。天呀，她怎么能有那样好的肌肤呢。一想小曼的肌肤，木子棉内心就有一种潮动。对，是潮动，不是激动。她曾不止一次恶作剧地钻过小曼被窝，还肉麻地说爱死你了这种话。说这话时，她的手指不由得就去轻抚小曼雪脂一样的肌肤，弄得小曼痒痒，免不了骂她几句恶心或是“重口味”。其实她口味不重，只是对美好的东西有种贪婪。包括对他。

哦，木子棉又想到他了。

不应该的，不能这样迷失，要尽快走出来，必须的。木子棉提醒自己。

还是说爱好。跟小曼和凡君比，木子棉的喜好就显得简朴，而且俗气。小曼不止一次说，绿色有什么好看呢，况且还是橡树的绿，呆板、俗气，没味道死了，不如跟我去泡桑拿吧，让他们挑一张更舒缓的碟，把我们包裹在音乐里。听听，包裹在音乐里，多有诗意啊。

木子棉喜欢生活有诗意。她总幻想自己像一只白鹿，在绿色苍茫的山林中奔走，头顶有白云，脚下有酥软的湿地，蓝天、碧野，潮湿新鲜的空气，望不到头的绿，橡树或是松林的清香，叮咚的小溪，大片大片的蘑菇。她不想看到高楼，不想看到拥挤仄逼，甚至不想看到一张张幸灾乐祸陷阱似的脸。可诗意在哪？她曾经以为自己活在诗里，真的，如诗如画，当时她这么形容，还夸口给小曼，把小曼嫉妒的，不无酸意地说：“行了木木，少说点，再说我可真要嫉妒了，女人是听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受不了。”

说这话的时候，是她嫁给周培扬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她最爱用这句话来形容，听得乐小曼耳朵里流酸水。“然后扑通一声，我就掉进去了。”就在乐小曼快要被她酸死的时候，她大方地来上这么一句，把结局呈现给小曼。一向认为自己没怎么嫁好的乐小曼就会耸起鼻头，佯装不在乎地还击她一句：“那你可要好好抓住，别哪一天让我听见，那口井里只剩下你自己。”

“怎么说话啊，有这样诅咒人家的吗？”木子棉一边幸福着一边口是心非地跟小曼打嘴仗。那个时候她是想不到，生活有一天会烂出一个巨洞，这个洞会把所谓的诗意全部流走，还给她的，是疮、是脓。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哲学命题，复杂而深刻，有着致命的痛，木子棉破解不了，乐小曼同样破解不了。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感觉被生活耍了，也被所谓的爱情耍了。

爱情，木子棉冷冷地笑了笑，心思又回到乐小曼身上。

乐小曼原本不懂音乐，就算后来喜欢了它，也是一知半解，专

业知识还不及她多，小曼对音乐的区分就是舒缓与紧张两种，心情好时爱听舒缓的，心情坏时反而爱听紧张的，说紧张能刺激她，能把她从一种致命的状态里解救出来。对此木子棉没有体会，她天生乐盲，就乐小曼那点儿知识，跟她比已经是望尘莫及。再说人怎么能靠音乐来拯救自己呢？木子棉想不通，凡君也想不通，对乐小曼的喜好表示过质疑。木子棉认为能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当你被生活拖入一种浑浊不堪的状态，首要的是你先要逃出来。很多女人是逃不出来的，她们被生活拖着，一次次地拉下水，她们在水中挣扎、窒息，却又不肯离开水，最终溺亡。木子棉算是一个聪明人，也算一个有点力量的人，发现被生活困得睁不开眼睛时，她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逃。

她以为自己逃了出来，逃得干净彻底，她以为换个方位，就能重新回到她需要的生活中。

那里是一片绿，永远的绿。

可是她回去了吗？

九音山是公墓区，木子棉刚从公墓中走出来。

杨默死了。

一个活蹦乱跳生气勃勃的人突然就没了，死了，三天里木子棉脑子一直转不过弯，杨默怎么就死了呢？

她一遍遍疑惑着，脚步接近踉跄地朝山下走去。公墓通往山下是有大道的，可她偏选择小径。这是五月的一天，天气早上还很晴朗，等那些人上了山，还未把他放下，雨便开始淅淅沥沥地下。那雨下得真是让人心碎，她站在远处，望着躺在花丛中的他，内心一下子就悲凉起来。当时她还混沌着，并没反应过来杨默是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只是适应不了那种气氛，为别人送行的气氛。记得那年凡君走时，她也是哭过的，很恹惶，好几个人都劝不住，后来还是方鹏飞气急败坏扇了她一巴掌，怒喝着让她别哭了，不要让哭声惊动了凡君。可今天，没人关心她也没人憎恨她，更没人用打嘴巴的方式让她将悲伤停下。那些人先是对她视若无睹，后来又演变为诧异。他们一定奇怪，这个女人平白无故跑来做什么呢？

是的，人家没通知她，这些人压根就不认识她，甚至躺在地上

的杨默，对她都是陌生的。可她听到消息，看到论坛里为他发的讣告，鬼使神差地就来了。

密如细线的雨丝毫无规则地从天空中打下来，有些打在她脸上，有些打在她身上，更多的，则打在脚下的碎石路面上。她看了一眼路面，青色的卵石铺成的路面像一条柔软的带子，飘飘忽忽从柏油大道缠绕到了山丛中。她仿佛带子上的一只昆虫，也随带子飘着。

飘着。

后来他们把他放到了十二区十三号。十二区十三号是个什么概念，她脑子里一概不清，就跟当年鹏飞他们把凡君放到十一区十七号一样，她也是没有概念的，到现在她脑子里都是一些碎片，犹如一台切割机，把那么完整的生活还有记忆“咔、咔”地切碎，仍然清晰地装着凡君的手机号，往外打电话时不小心还能拨到它，听到一大片盲音，才蓦地醒过神来。但她仍然固执地想，那个号属于凡君，打通它就能找到凡君。十一区十七号又是什么，她很茫然。现在又多出一个十二区十三号，她脑子就更混乱了。

抬他的那一帮人，是他的亲人，或者是同事。这是她沿着小径往回走时想到的。雨后的小径远没大道好走，泥泞不说，坑坑洼洼极容易伤着脚，她又穿一双高跟鞋，柔软的鞋面，硬邦邦的鞋底，要是走在铜水城的林荫道上，或是环湖景观道上，那是极有风情的。她自信是一个有风情的女人，很多人都这么说过。可这是九音山的林间小径，鞋就有点坑她，几次差点把她崴倒。

这鞋是跟他一起买的。有次论坛结束，木子棉没停留，杨默也没停留，两人一起走出。那天正巧杨默的司机没来，木子棉大胆地冲他笑笑，说：“要不我们一起散步回去？”

杨默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两个并不熟悉的人，并肩走了起来。那天他们走了许多路，走得她脚有些浮肿，经过一家商场时，她突然心血来潮，冲杨默说：“进去陪我买双鞋吧，怎么样？”

杨默狐疑地看她半天，什么也没说，跟她进去了。

时代大厦买的，她记得很清楚，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其实就是一万，她要付款时，杨默突然掏出信用卡，仍然是什么也没说，将卡交给了收银台。

“不行，不行，怎么能这样，算什么事啊，我从不花男人钱的。”她一边夺卡，一边张皇至极地说。

杨默固执地从她手里拿过卡，再次交向收银台。这次他说话了：“用我的吧，难得今天心情好，我已经很久没陪女士买过东西了，就当帮我个忙，让我也找点感觉。”

“找感觉？”她越发惊乱，同时心里也有些兴奋。还有这样帮忙的啊，这人真是怪。收银小姐困惑了一下，吃不准地问：“到底用哪张卡，请你们抓紧点。”她往后一看，付款的已经排了队，心一横，有点恶作剧地说：“好吧，我成全他，刷他的。”

这双鞋她一直没穿，今天是特意为他穿的，可惜，他已什么都看不见。

那伙人中间有位年轻的女孩，是他的女儿，抑或小情人？她搞不清，很多事她都搞不清。女孩瞅过她几眼，其中一次就瞅到了她的鞋。她也望了女孩一眼，后来又看到她的鞋。女孩的鞋是平底，一双白色托底胶鞋。

女孩高高的个子，瓜子脸，气质不凡。尤其那双眼睛，黑黑的，亮，汪着水藏着神，身材更是让人惊叹。现在的孩子，真是太幸福，赶上好年头，不像她们那会儿，营养不良，也没人告诉她们发育期间应该注意什么。瞧瞧人家，那腰，那臀，饱满而不过分惹眼的胸，无一不透着富贵人家的气息。女孩虽然长得娇艳，却不像是花瓶。木子棉是看不起花瓶的，在报社的时候，有一位女记者，各方面都不错，长相更是令男人女人都惊艳，妖中带媚，媚中透静，学历也高，海大新闻系毕业，本来有大好前程，可偏偏一副花瓶样，见不得男人，只要一见男人，立马两眼放光，花枝乱颤，恨不得当即跟男人点燃一堆火。这个时代是不能有火的，野火已经烧尽了一切，但这个时代四处又都是火，比野火更野的火。木子棉真是烦透这个女孩了，可女孩偏爱往她这边跑，有事没事就溜进她办公室，左一声木姨右一声木老师，叫得她跳楼的心都有。后来女孩玩出事，跟报社一位副总还有俩记者喝酒，醉酒后四人竟同睡一张床，被好事者录了像，还寄到了社长手里，同时给海州纪委也寄了一份。这下报社大乱，尽管后来查清，是宴请副总的那家工程单位设了局，该

单位有把柄被记者拿到，怕曝光，人家紧急公关，报社副总还有两位记者中计，加上女孩酒后不自重，花性大发，正好让人家利用。此事一出，报社被推到风口浪尖，若不是当时社长力挽狂澜，怕是那一次，报社裁进去的人会很多。不过那位女孩前程是彻底毁了，闹了一场自杀，没死掉，活了过来，但人品名誉啥的，却是彻底死掉了。再后来，被调离报社，据说现在混得很惨。

有一张美丽面孔不是错，错的是拿这张面孔四处诱人，把它当资本。现在这样的女孩很多，是一股潮流，只要长得漂亮有几分姿色，就拼命往花瓶堆里挤，生怕挤得慢，好生活就轮不到她。眼前这女孩不是，木子棉盯着女孩看了好久，被女孩的神态还有恬静气息以及身上那种特殊的味儿给吸引，竟暗暗有点喜欢。人跟人就是怪，有些人一辈子在一起，总是喜欢不起来，有些仅仅一面之交，甚至远远地望一眼，那种好感却奇奇怪怪地来了。

应该是他女儿。走下山坡时她这么想。

他有一个女儿？他从没说起过。其实关于他的一切，她知道得太少，妻子是谁，有没有孩子，男孩还是女孩，等等。她没问，他也没告诉过她。好像这些跟他们没关系，真的没关系。跟他在一起时，她自己也有这种错觉，从没想过要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他。

雨停了。雨其实早就停了。只是她在混乱中觉得，雨一直在下。山色如洗。

太阳再次冲破云层的时候，手机响了，她愣怔了一下，快地接起。她以为是丈夫周培扬打来的，她跟周培扬分居一年多了，这次分居已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当年凡君不在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有过一次战争，闹得很凶，之前木子棉从没想过自己会闹，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女人，客观得要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坦然处之。包括当年报社那么大一档事，她都一笑而过，没在心里留下任何负担。但那次闹了，天翻地覆。也是那次，木子棉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淑女，更非超凡脱俗之人，跟街头常见的那些撒泼女人没啥两样，而且骂出的话更恶毒，更见血。她认为生活该撕裂的时候，就应该彻底把它撕裂，什么也不保留。滚他娘的面子，滚他姥姥的自尊，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啊，她要的是发泄，歇斯底里。